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七 宋史三百九十八

開禧後司上柱國錄事重事重書丞

勅修

余端禮 李璧 丘宓 倪思

宇文紹節 李繫

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第進士知湖州烏程縣
民間賦丁絹錢率三氓出一縑不輸絹而折其估一
縑千錢後增至五千民不勝病端禮以告于府事得
上聞又自詣中書陳便宜歲蠲絹錢六萬召對時孝
宗志在恢復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

者先聲後實以驚其氣敵疆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
 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
 庭者驚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
 不然小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
 齊吳以晉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
 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
 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為之謀觀變
 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
 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
 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

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
 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
 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
 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
 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太山以此應敵
 如破竹惟所欲為無不如志上喜曰卿可謂通事
 體矣後以薦為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轉太常少卿
 詔以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
 道故事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園丘前期享
 於太廟視冬至至郊祀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

四庫全書
卷之三十三
之二
中之
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故於太安殿恭謝天
地此特一時謝災之事耳今欲祈穀而耕籍必合祭
天地於園立必前期朝享於景靈宮太廟可也欲如
明道之制行於殿庭不可詔太常禮部集議中書有
可以義起者端禮曰禮固有可義起至於大體則不
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
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今以
郊而施之殿庭亦將以明堂而施之壇壝乎禮之失
自端禮始端禮死不敢奉詔上為之止權兵部侍郎
兼太子詹事進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祠光宗立

召見言天子之孝不與庶人同今陛下之孝於壽皇
當如舜之於堯行其道可也武之於文繼其志述其
事可也凡壽皇睿謀聖訓仁政善教所嘗施於天下
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則足以盡事
親之孝矣授集英殿修撰知贛州還為吏部侍郎權
知尚書兼侍講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召拜
尚書權同知樞密院事興州帥吳玠死端禮謂
密趙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今若復令承襲將為
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光宗意未決端禮言汝
愚所請為蜀計為東南計夫置大將而非其人無

蜀也無蜀是無東南也今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生心不聽後挺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禮言上以疾不朝重華宮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情恟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朝群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於是宰執以請于太皇太后留正懼入臨重華宮仆地致仕而去太皇太后垂簾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王流涕遜避端禮奏太上遠豫大喪之主安危之機在於呼吸太皇太后非為陛下計乃為太上皇帝計為宗社計今堅持退讓不思國家之大計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

天子之大孝也寧宗獲然叔決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與汝愚并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禫祭禮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胄以傳道之勞汝愚竊威柄汝愚等欲踈斥之謀泄而汝愚逐端禮不能遏但長吁而已浙西常平黃灝以放民租竄知婺州黃度以庇屬吏褫職罷郡二人皆侂胄所憾端禮執奏竟不免於罪太府丞呂祖儉坐上書忤侂胄南遷端禮赦解不獲公議始歸責焉他日見上言除從

官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即巧去不許進左丞相端禮在相位暮年頗知擁護善類然為仇胄所制壹鬱不恆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居頃之判潭州移慶元復帥潭薨授少保郇國公致仕贈大傅謚忠肅子際工部尚書

李璧字季章眉之丹陵人父燾典國史璧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必大見其文異之曰此謫仙才也孝宗嘗問燾卿諸子孰可用燾以璧對以父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為正字寧宗即位徙著作佐郎兼刑部郎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韓侂胄專

國建議恢復宰相陳自強請以仇胄平章國事遂

璧草制同禮部尚書蕭燾討論典禮命仇胄三日一

朝序班丞相上璧受命使金行次揚州忠義人朱裕

挾宋師襲漣水金人憤甚璧乞梟裕首境上詔從其請

璧至燕與金人言披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璧歸仇

胄用師意方銳璧言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至毋輕

出而苟沮既而陳景俊使北還贊舉兵甚力錢象祖

以沮兵議忤仇胄得罪貶璧論襄陽形勢深以腹心

為憂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仇胄意不懌於是四川

荆淮各建宣撫而師出矣璧度力不能回乃入奏自

四百一十
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讎不復開於臣子之口今廟謀未定士氣積衰苟非激昂曷克丕應臣愚以為宜亟貶秦檜示天下以讎耻必復之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奮勵振作拯潰民於殘虐溯祖宗之宿憤在今日舉而措之無難矣疏奏秦檜坐追王爵議者謂壁不論檜之無君而但指其主和其言雖公特以迎合侂冑用兵之私而已初侂冑召葉適直學士院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屬壁由是進權禮部尚書侂冑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夕招壁飲酒酣及師旦事壁微適其過

胡侂冑意向乃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師旦坐貶官壁又言郭倬李汝翼僭軍誤國之罪宜誅之以謝淮民拜叅知政事金遣使來徵示欲和意丘密以聞壁貽密書俾遣小使致書金帥求成金帥報書以用兵首謀指侂冑侂冑大恚不復以和為意壁言張浚以討賊復讎為已任隆興之初事勢未集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侂冑不聽以張巖代密壁力爭言丘密素有入望侂冑變色曰方今天下獨有一丘密邪吳曦叛據蜀稱王楊巨源安丙誅之事聞壁議湏用重臣宣

撫薦制置使楊輔為宣撫使而使安丙輔之丙殺楊
 巨源輔恐召變以書舉劉甲自代侂冑疑輔避事璧
 曰孝宗聞吳璘病亟詔汪應辰權宣撫使職事蜀賴
 以安此故事也於是命甲權宣撫使方信孺使北歸
 言金人欲縛送侂冑故侂冑忿其用兵之意益急璧
 方與共政或勸其速去毋與侂冑分禍璧曰嘻國病
 矣我去誰適謀此會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冑以
 密旨告璧及錢象祖象祖欲奏審璧言事留恐泄侂
 冑乞誅璧兼同知樞密院事御史葉時論璧反復詭
 譎削三秩謫居撫州後輔臣言誅侂冑事璧實預聞

乃令自便復官提舉洞霄宮久之復以御史奏削
 秩罷祠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未至而
 潰兵張福入益昌戍王人略闖剽果至遂寧璧傳檄
 諭之福等讀檄泣下約解甲降會官軍至挑賊賊忿
 盡燔其城顧府治曰李公旦夕來居此其勿毀璧馳
 書大將張威使調嘉定黎雅若丁牌手來會戰威夜
 遣人叩門來言曰賊壘堅不可破將選死士梯而登
 以火攻之璧曰審爾必多殺士卒盍先漸賊汲路與
 糧道使不得食即自成擒矣以長圍法授之威用其
 謀賊遂平璧尋引疾奉祠嘉定十五年六月卒進資

宋史三百九十八

卷一百五十七

六

其真真

政殿學士致仕謚文懿學如飢渴群經百氏搜
 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為文雋逸所著有鴈湖
 集一百卷消塵錄三卷中興戰功錄三卷中興奏議
 若干卷內外制二十卷援毫錄八十卷臨汝閑書百
 五十卷璧父子與弟真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
 蘇云

丘岳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為建康府觀
 察推官丞相虞允文奇其才奏除國子博士孝宗諭
 允文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岳有旨賜對遂言恢復之
 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甄拔實才責以內治

遵養十年乃可議北向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
 寢密言泛使亟遣無益大計徒以驕敵孝宗不樂曰
 卿家墳墓為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岳對曰臣但能訴
 之不能請之孝宗怒岳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譴也
 遷太常博士出知秀州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鹹
 潮歲大入壞並海田蘇湖皆被其害岳至海口訪遺
 址已淪沒乃奏勅築三月堰成三州烏鹵復為良田
 除直祕閣知平江府入奏內殿因論楮幣折閱請公
 私出內並以錢會各半為定法詔行其言天下便之
 知吉州召除戶部郎中遷樞密院檢詳文字被命接

四百一十字
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曆九月晦與統天曆不合密接
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曆法異同合從會慶節
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難之卒屈服孝宗喜謂密曰
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先是王抃為樞密密
不少下之方逐客時抃排定程頤奏上降付接伴令
沿途遵執密具奏謂不可以此啓敵疑心不奉詔抃
感之密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
官提點浙東刑獄進左徽猷閣知平江府升龍圖閣
移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憂去光宗即位召
封休大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戶部侍郎擢煥音

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密素以吳
氏世掌兵為慮陞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
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
命挺死密即奏乞選他將代之仍置副帥別差興州
守臣併利州西路帥司歸興元以殺其權挺長子曦
勿令奔喪起復知和州屬總領楊輔就近節制諸軍
撥利路提刑楊虞仲往攝興州朝廷命張詔代挺以
李仁廣副之遂革世將之患其後郭杲繼詔復兼利
西路安撫杲死韓侂胄復以兵權付曦曦叛識者乃
服密先見進煥章閣直學士寧宗即位赴召以中丞

四百一十
謝深甫論罷之居數年復職知慶元府既入奏韓侂
胄招以見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密蓋北伐議也知密
平日主復讎莫可與共功名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
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也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
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此必
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
必誤國矣進敷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特行侂胄曰
此事姑為遲之密因贊曰翻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
幸惟無搖於異議則善矣侂胄聞金人置平章宣撫
河南奏以密為參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密手書力論

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
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辭矣宣撫議遂寢侂
胄移書欲除密內職宣諭兩淮密報曰使名雖異其
為示敵人以嫌疑之蹟則同且偽平章宣撫既寢尤
不宜輕舉侂胄滋不悅升寶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江
淮宣撫使時宋師克泗州進圍宿壽既而師潰侂胄
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密謂宜明蘇師
旦周筠等憤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密
欲全淮東兵力為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
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

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貽從之金人擁衆自渦口犯淮南或勸密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為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有自北來者韓元靖自謂琦五世孫密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出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爾宗使畢其說始露講解意宗遣人護送北歸俾和其實其回也得金行省幅紙密以聞于朝遂遣王文舉持書幣以行文衆還金帥答書辭順密復以聞遂

遣陳璧充小使璧回具言金人詰使介既欲和矣何為出兵真州以襲我然仍露和意也密白廟堂請自朝廷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既指仇冑為元謀若移書宜暫免係銜仇冑大怒罷密以知樞密院事張巖代之既以臺論提舉洞霄宮落職仇冑誅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號雄淮軍月廩不繼公肆剽劫密乃隨雄淮所屯分隸守臣節制其西路則同轉運使張穎揀刺為御前武定軍以三萬人為額分為六軍餘汰歸農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

石武定既成軍伍淮西賴其力以病丐歸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謚忠定宗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累遷祕書郎除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官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詞精敏在廷誦歎權侍立修注官直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

仁勝之彼怠惰則以憂勤勝之又請增置諫官專責以諫事又乞召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人升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尋兼侍講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則於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熙移用始頗會有詔發緡錢十五萬入內帑備犒軍思謂實給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所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搏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為額由是費用有節又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閣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

宰執宣引庶得從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上又
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恩言
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為動容時
李皇后寢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人主
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
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
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常幾至亂亡不但魯莊
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謹直如此
吾黨不逮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即位
改婺州未上提舉太一十與國宮呂除吏部侍郎兼直

學士院御史姚愈劾思出知太平州歷知泉州建寧
府皆以言者論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
院侂胄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均望豈宜
專以潔己為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
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胄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
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逮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
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窳而布衣不
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諭之以呈
藁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尊近者先伐之舉僅有一
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之更加詳

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旦賊以巨萬計胡不黥戮以
 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英身績淮甸秦世輔潰
 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耻列拜於
 勢要之門甚者旬旬門實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
 甚至子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仇曹聞之
 大怒思既退謂仇曹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
 决如流此明有餘為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
 與師旦並為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
 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仇曹悚然曰聞
 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仇曹極力召首對乞用

導熙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開習機政又言仇曹擅命
 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為戒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
 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
 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仇曹既誅
 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
 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
 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仇曹函首命廷臣集議思謂
 有傷國體徒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叅政錢
 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目宰執當同進比專聽仇
 曹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既而史彌遠上章自辨思求

去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樞臣獨班恐踏往轍宗社堪尋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並任宰輔以鑒專擅之失彌遠懷志思請去益力以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為大司馬用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為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鑄職而能自是不復起矣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

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謚文節

字文紹節字挺臣成都廣都人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援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愍之命其族子紹節為之後補官仕州縣九年第進士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時侂冑方議用兵紹節至郡議修築古城勅造砦柵專為固圉計淮西轉運判官鄧友龍譖於侂冑謂紹節但為城守徒耗財力無光於事侂冑以書讓紹節紹節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不量國力浪為進取計非所敢知侂冑得書不樂乃以

李燠代紹節召還為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以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吳曦據蜀趙紹節赴關任以西討之事紹節至謂大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損威望望聞隨軍轉運安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卒誅曦權兵部尚書未幾除華文閣學士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統制官高悅在戍所肆為殺掠遠近苦之紹節召寘帳前收其部曲俄有訴悅縱所部為寇者紹節杖殺之兵民皆歡升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尚書尋除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紹節曰方誅曦初安丙一搖足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為利今乃有他耶紹節願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於蜀事多所咨訪紹節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訃聞上嗟悼為改日朝享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為少師非常典也謚曰忠惠

李燠字清叔崇慶晉原人第進士為隆州判官攝緝州歲侵出義倉穀賤糶之而以錢貸下戶又聽民以茅結易米作粥及楮衣親衣食之活十萬人明年又

字四百三十一
饑邛蜀彭漢成都盜賊蜂起綿獨按堵知永康軍移
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
蠲租所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
中又饑劍外和糴在州者獨多糶嘗匹馬行阡陌間
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糶病之也泣
數行下糶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悅徙倉部員外郎總
領四川賦財軍馬錢糧升郎中淳熙三年廷臣上言
四川歲糶軍糧名為和糶實科糶也詔制置使范成
大回繫相度以聞繫奏諸州歲糶六十萬石若從官
糶歲約百萬緡如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糶為

官糶貴賤既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既量勿務取
至操之贏則軍不乏與民不加賦乃書利民十一事
上之前後凡三年繫上奏疏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詔
難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為市遠邇謹趨
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糶始知有生之樂會歲大稔
米價頓賤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無梁洋間繪繫像祠
之范成大驛疏言關外麥熟倍於常年實由罷糶民
力稍紓得以盡於農畝孝宗覽之曰免和糶一年田
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權繫守太府少
卿范成大召見孝宗首問糶事可以行否成大奏李

宋史三百九十八
甘真寫

繫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繫孝宗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繫也上意方嚮用而繫亦欲奏蠲監酒和買之弊以盡滌民害會有疾卒詔以繫能官致仕思外特與遺表擇一人庶官前此所未有初繫宰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氏世襲兵柄必矜蜀亂發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為患者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殲唐室鮮不由此吳挺以為怨後繫總餉事挺諂奏軍食痛惡孝宗以問繫繫絀其樣以進挺之妾遂窮踰三十年吳曦竟以蜀叛安丙既誅曦每語人云

吾等焦頭爛額耳孰如李公先見者乎繫講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書十八種有桃溪集一百卷論曰余端禮平時論議剴正及為相受制於韓侂胄雖有志扶掖善類而不得以直遂頗不免君子之論若李壁丘宗山皆諫侂胄以輕兵召募之失及其決意用師命葉適草詔不從而壁獨當筆焉何其所見後先舛迤哉附會之罪壁固無以追於公論矣倪思直辭靡主又屢觸權臣三黜不變其風繫有可尚焉李繫所至能舉荒政蠲苛賦亦庶幾古所謂惠人也

宋史三百六十八
甘真真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七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八 宋史三百九十九

開禧言上柱國管國軍前書右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釋

鄭穀王度 仇念 高登 婁寅亮

宋汝為

鄭穀字致剛建州人政和八年舉進士授安陸府教授權信陽縣尉監南京酒稅遂召為御史臺主簿張邦昌之僭號也挺身見高宗于濟州既即位擢監察御史選右司諫升為諫議大夫帝至杭州穀奏曰陛下南渡出于倉卒省臺寺監百司之臣獲濟者鮮當

擢吳中之秀以為用况天下賢俊多避地吳越宜令
 守臣體訪境內寄居待闕及見任官觀等京朝官以
 上各具姓名以聞簡拔任使庶幾速得賢才以濟艱
 厄詔從之苗傅劉正彥等逆亂毀庭立面折二凶且
 謂逆賊凶熾熾甚非請外援無可為者乃上章待罪
 求去退見呂頤浩議與復計太后降詔不允朱勝非
 言穀面折二凶事拜御史中丞時二凶竊威福之柄
 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穀言黃門宦者之設
 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
 待以兵權則慘毒無已皆前世已行之驗也故宦官

用事于上則生人受禍于下匹夫力不能勝則群起
 而攻之是以靖康之初群起而攻之者庶民也睿聖
 皇帝南渡駐蹕未安群起而攻之者眾兵也今當痛
 革前弊並令選擇其人曾經事任招權納寵者屏之
 遠方俾無浸淫以激眾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國
 尊矣仍諭軍法便宜止行于所轄軍伍其餘當聞
 之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尊君之禮而全
 臣子忠義之節也疏留中不出穀對請付外行之又
 論黃潛善汪伯彥均于誤國而潛善之罪居多今同
 以散官竄謫湖南錢伯言與黃願皆棄城呂源與梁

字四百九

吳惠刊

吳惠刊

楊祖皆擁兵而逃今願罷官楊祖落職而源伯言未
 正典刑非所以勸懲謂竄削有差傳正彥日至都堂
 議事鼓奏將帥之臣不可預政及聞以簽書樞密院
 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分張浚兵以五百人
 歸陝西而浚不受尚書之命浚不肯分所部兵遂謫
 浚居郴州權俊以節度知鳳翔鼓知出二凶姦謀具
 章乞留頤浩知金陵浚不當貶不報鼓遂遣所親謝
 嚮變姓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
 中事以為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
 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聞之皆感激奮厲為赴難

計俄詔廢聖皇帝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
 為皇太姪即與大臣進議以為在庭公卿百司群吏
 皆昔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有事主矣稽之于古則
 無所法行之于今則實逆天或者謂大元帥可以任
 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為不然昔舜之禪禹也猶命禹
 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之也唐
 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大
 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于古為有法行之于今為
 得宜太后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退與御史王庭秀
 上疏力爭太后召鼓與宰執同對簾前鼓乞召庭秀

宋史

宋史列傳卷二百五十八

三

甘真寫

太后諭曰今欲令膺聖皇帝總領兵馬爾穀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太后令穀至都堂朱勝非出朱炳等所上書以示穀庭秀穀庭秀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布必召變勝非與執政顏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書左丞張澂獨曰事勢若此豈爭此名位耶澂欲出穀等共止之穀與李邴並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宗復位進簽書執政甫百日而卒高宗甚悼之謂大臣朕喪之不能自排遣于穀

死不能釋也

庭秀字頴彥慈溪人與黃庭堅楊時遊其為學旁搜遠紹不苟趣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為文辭俊邁宏遠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官州縣侍御史李光薦為御史臺檢法官宣和靖康時進言皆發于忠義御史中丞言偽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為臣而歸願褒擢之拜監察御史奏乞威嚴當出於人主而所遣宣諭官當令舉廉吏又言刑名有疑慮者令州郡法官申憲司覈實具奏以取裁決遷殿中侍御史論黃潛善賣官售寵罷之既與

鄭毅力爭降封高宗事未幾出知瑞州右正言呂祉
奏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罷一言官則
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遂召為吏部郎改左
司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縣之間豈無廉介自
將沈於下僚者宜命五使所至以廉潔清修可以師
表吏民者以名來上叅之公議不次升擢以厲士風
從之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宰相議多不
合不自安引疾求去詔直祕閣主管崇道觀而歸
仇愈字泰然北都人大觀三年進士授郟州司法讞
獄詳恕多所全活為郟城令消秩者勿遮泣不得去

徙武陟令屬朝廷方調兵數十萬于燕山愈餽饌
給時主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直他邑官逃避愈
先期起備申嚴約束遂以不擾已而愈送運餉于涿
值大軍潰于盧溝河囊橐往往委以資敵愈間關營
護無一豪棄失調高密丞俗尚器訟愈攝縣事剖決
如流事無淹夕民至懷餅餌以俟決遣猾吏楊蓋每
疏令過脅持為姦愈暴其罪黜之無不悅服州闕
司錄命愈攝事既行邑氓萬餘邀留至擁歸縣廨時
天寒皆然火警守布滿後先愈由它道得出或追拜
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它日愈方白事郡

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守將不能遏劇寇起萊密間
 素聞念名戒其黨毋犯高密境民賴以安密卒閉關
 叛掠害官吏幾盡獨呼曰無驚仇公南遷丁母憂服
 除知建昌軍人為考功員外時仕者宛轉兵間亡失
 牒十常七八而銓部無案籍愬丐者甚多真偽錯
 亂念親為考覈其可據者悉責保識因上聞行之遷
 右司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俄為汾海制置使
 明守與宰相厚善給言士卒將為變致遣精兵密捕
 統制官徐文覺之初謀賊軍剽畧頃之泛海去呼曰
 我以仇公故不殺人不焚屋廬一城晏然猶坐削兩

官主管太平觀以淮西宣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
 兵大入民情洶懼宣撫司統制張琦者冀乘危為亂
 驅居民越江南走欲先脅念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
 刃登樓揚白麾左右驚潰迫念上馬念徐謂曰若輩
 無守土責吾當以死殉國寇未至而逃人何賴焉堅
 不為動神色無少異琦等錯愕遽散其徒人心遂定
 時金人出入近境念求援于宣撫司不報又遣其子
 自間道赴朝廷告急雖旌其子以官而援卒不至帝
 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至淮甸喧言將棄兩淮為保
 江計念錄詔語揭之郡縣讀者至流涕咸思自奮監

押闕僅死于賊餘眾來歸州帑匱竭無以為賞念悉引班坐犒以酒食慰勞之眾皆感勵募廬壽兵得數百益鄉兵二千出音直抵壽春城下敵三戰皆北卻走度淮其後麟復增兵來寇念復壽春俘馘甚眾獲旗械數千焚糧船百餘艘降渤海首領二人初金人圍濠州旬日未下屬天寒馬多僵死乃悉眾向淮東樞密使張浚方視師金陵念以策說之曰金重兵在淮東師老食匱若以精兵二萬一自壽陽一自漢上徑趨舊京當不戰而退繼以大軍尾擊賊有不濟者音人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願無失時之悔浚不能

用麟復以步騎數千至合肥謀言兀木為之敗人心怖駭不知所為會京西制置使遣牛皐統兵適至念顧左右曰召牛觀察來擊賊皐既至以忠義撼之皐素勇甚以二千餘騎馳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敵稍懾散而復集者三其副徐慶烈墜馬敵競赴之皐掖以上手刺數人因免胄大呼曰我牛皐也嘗四敗兀木可來決死寇畏其名遂自潰以念克復守禦功加徽猷閣待制明年宣撫司始遣大將王德來時寇已去德謂其伍曰當事急時吾屬無一人渡江擊賊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見仇公耶德麾下多女真渤海歸

附者見念像不覺以手加額初宣撫司既不以一卒
 援諸郡但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文移不絕于道又請
 浚督行之浚檄念度其宜處之念謂殘破之餘兵食
 不給誠不能支敵然帥臣任一路之責豈當死守今
 若委城使金人有淮西治兵艦于巢湖必貽朝廷憂
 力陳不可浚聽其言而卒全活數州之衆尋詔詣闕
 軍民號送之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以挫豪強獎善
 良為理吏受賕雖一錢不貸盜猶斂迹州罹兵火既
 燬念斥厨錢助其費買田行鄉飲酒禮歲饑發官儲
 損其直民無死徙朝廷聞之准一秩一等再召進對帝

親加褒諭欲留實近密言者以念心在郡多黥胥吏為
 慘酷請投外藩時峒獠未息乃進直學士為湖南安
 撫使禁盜鑄錢者趣使為農物價既平商賈遂通數
 月召還加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時金人無故
 請侵疆詭計叵測念力陳非策固辭不行秦檜方主
 和議以為異已落職以左朝奉郎少府少監分司西
 京全州居住起知河南府未行金人果復陷所歸郡
 邑如念言廼復待制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陞辭言
 我軍已習戰非復前日故劉錡能以少擊衆敵大挫
 劔若乘已振之勢鼓行而前中原可傳檄而定上嘉

之以言罷提舉太平觀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爵益都
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念性至孝母沒時方崎嶇轉
徙居喪盡禮沿海制置使陳彥文薦于朝起復之念
不就念端方挺特自初官訖通顯無所附麗令鄧城
時丞相范宗尹方為邑子以文書念念他日語其父
是子公輔器也宗尹既當國未嘗以私見念在明州
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
用二千念驚曰吾為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
安得不貧遂止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少孤力學持身以法度宣和間
為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
廷臣復建和議奪种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
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
登與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即位擢吳敏張邦昌為相
雪前相李邦彥無辜乞加恩禮起復之登上書

陛下自東宮即位意必能為民興除大利害踐阼
如兵革擾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人人翹足以待
事息而覩惟新之政奈何相吳敏張邦昌又納敏黨
與之言播告中外將復用李邦彥道路之人無不飲
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

太上皇又處邦彥等于政府紀綱紊亂民庶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大禍倉皇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乃偃然自恣朋比為姦蒙蔽天日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將以陛下為不明之君人心自此離矣再上書曰臣以布衣之微賤臣言繫宗社之存亡未可忽也于是凡五上書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彥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盡言矣復為書論敏未罷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德等請隨駕隸聶山帳中

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諷學官起羅織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憲董弁聞其名檄讞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合法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爾既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為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為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而銷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

四百一十八
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
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于學
買書以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發
廩振濟復為糜于野以食之願貸者聽所全活萬計
歲適大稔而償亦及數民投牒願留者數百輩因奏
辟終其任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
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秦檜惡其譏已不復以聞
授靜江府古縣令道湖州守汪藻館之藻留與修微
宗實錄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登曰但意未欲爾
遂行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告之

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
蠻貊謂不能行誠不至爾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
短長號秦大蟲邑大夫以下為其所屈登至頗草而
登善其遷善補處學職它日琥有琥屬登謝卻之琥
怒謀中以危法會有琥琥侵貸學琥者登呼至面數
琥聲氣俱厲叱下白郡及諸司真之法忿而死一郡
之帥胡舜陖謂登曰古縣秦琥太師琥父舊治寔生太
此蓋祠祀之登曰檜為相亡狀琥祠不可立舜陖
怒檜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寧以琥登登以母病去
陖遂創檜祠而自為記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靜

四百一十人
江府獄舜陔遣健卒捕登屬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
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帝閱之故人有為右司
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于太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
憂上書使爾為也登曰某知有君父不知有權臣既
而中書奏故事無納官贖罪仍送靜江獄登歸葬其
母訖事詣獄而舜陔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平昭白廣
漕鄭萬趙不棄辟攝歸善令遂差考試摘經史中要
語命題策問泚水災所致之由郡守李仲文即馳以
達檜檜聞震怒坐以前事取旨編管容州漳州遣使
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讀畢即投大作上馬大作

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大作愕然
比夜巡檢領百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亦當拜
敕而後就法大作感登忠義為泣下奮劍叱巡檢曰
省符在我手中無它語也汝欲何為吾當以死捍之
南不棄亦坐鑄一官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
意惟聞朝廷所行事小失則顰蹙不樂大失則慟哭
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
疏其事以聞何萬守潭言諸朝追復迪功郎後五十
年朱熹為守奏乞褒錄贈承務郎登事其母至孝舟
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

前其學以慎獨為本所著家論忠辨等篇有東溪集
行世

婁寅亮字陂明永嘉人政和二年進士為上虞丞建
炎四年高宗至越寅亮上疏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
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
官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
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
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
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成陛下追念祖宗
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

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
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豐于昵仰違天監太
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回鑿之期金人未
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
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
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
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
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感悟樞密富直
柔薦之紹興元年召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既
入見復上疏曰陛下轍迹所環六年于外險阻艱難

備嘗之矣然而二聖未還金人未滅四方未靖者何
 哉天意若曰天祚宋德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幸
 姦邪誤國而壞之將使嗣聖念祖思危而後獲之乃
 所以申其永命也臣誠狂妄去歲上章請陛下取太
 祖諸孫之賢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誤蒙采聽赦而
 不誅茲蓋在天之靈靈發悟聖心為社稷計非愚臣之
 所及也伏望聖宣告大臣行之它日皇子之生使之退
 處清暇不過增一節度使爾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章
 聖之慮自然孝弟感通兩宮回蹕澤流萬世改令入
 官擢監察御史時相秦檜以其直柔所薦惡之諷

者論寅亮匪父喪不舉下大理鞠問無實猶坐為族
 父冒占官戶罷職送吏部由是坐廢

宋汝為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闔
 遇害汝為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建炎三年金人再
 至謁部使者陳遼事遣對行在高宗嘉納特補修武
 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
 亮使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
 為行次壽春遇完顏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獨馳入
 其壁將上國書宗弼盛怒劫而縛之欲加侮辱汝為
 一無懼色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

死未晚宗弼顧汝為不屈遂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命往見豫汝為曰願伏劍為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於所事力拒不行乃至京師瀕死者數四豫僭號汝為持願浩書與之開陳禍福勉以忠義使歸朝廷豫悚而立曰使人使人使豫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之事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即拘留汝為然以汝為儒士乃授通直郎同知曹州以誘之固辭遂連結先陷于北者凌唐佐李直李儔為腹心以機密歸報朝廷唐佐等所遣僧乃卒為邏者所獲汝為所遣王現邵邦光善達朝廷比官之紹興

十三年汝為亡歸作恢復方略獻于朝且曰人不好雖定計必北有盟不可遽弛時秦檜當國置不復問獨禮部尚書蘇符憐之為言于朝換宣教郎添差通判處州高宗憶其忠特轉通直郎汝為遂上丞相書言用兵之道取勝在乎得勢成功在乎投機女真乘襲取契丹之銳梟視狼顧以窺中原一旦長驅直擣京師升平既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機而速發由是撤兩河以成盜據之功既而關右河朔豪傑士民避地轉鬪從歸聖朝將士戮力削平群盜破逐英雄百戰之餘勇氣萬倍回思曩昔痛自慚悔人人扼腕

切齒願當一戰加以金人兵老氣衰思歸益切是以
去歲順昌孤壘力挫其鋒方其狼狽逃遁之際此國
家棄勝進戰之時也惜乎王師遽旋撫其機而不發
遂未能殄滅醜類以成恢復之功今聞其力圖大舉
轉輸淮北其設意豈小哉所慮秋冬復肆猖獗兀木
不弔兵革不休雖欲各保邊陲安可得也今當棄去
歲淮上破賊之勢特降哀痛之詔聲言親征約諸帥
長驅直擣某月日各到東京協謀併力以俘馘兀木
為急又言兀木好勇妄作再起兵端所共謀者叛亡
群盜而已去夏諸帥各與金人奔命敗北之不暇兀

木深以為慮故為先發制人之動所恃者不過自能
聚兵合勢料王師以諸帥分軍爾今計其步騎不過
十萬王師雲集其衆數倍合勢刻期並進戮力何憂
乎不勝若以諸帥難相統屬宜除川陝一路專當撤
諸權合諸帥為兩節制公選大臣任觀軍容為宣
之職往來調和諸帥使之上下同心左右戮力則
既合不為賊所料矣不然分軍出陳蔡直擣東都
必首尾勢分復以重兵急擊然後以舟師自淮滌

泗河入鉅野澤以兵自洛渡懷衛入太行山以襲
其內舟師入鉅野則齊魯搖步兵入太行則三晉應

賊勢雖欲合而不分亦難乎為計矣久之有告汝為
于金人以蠟書言其機事者大索不獲尋知南歸檜
將械送金人汝為變姓名為趙復徒步入蜀汝為身
長七尺疎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楊企道者遇之溪上
企道曰必奇士也款留之見其議論英發洞貫古今
靖康間離亂事歷言之企道驚遂定交假僧舍居之
捨死汝為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復有日矣企道
勸其理前事汝為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
出志在為國復讎收還土宇頗為諸公所知命繆數
奇軋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者汝為能知

死期嘗祭其先終日大慟將終神氣不亂汝為俶儻
尚氣節博物洽聞飲酒至斗餘未嘗見其醉或歌或
哭涕淚俱下其客蜀也中載之邵博字文亮臣李燾
相得甚歡趙沂王京魯關民先楊采惠疇經紀其喪
事三十二年其妻錢莫知汝為死詣登聞鼓院以狀
進詔索之不得隆興二年其子南強以汝為之死哀
懇于朝叅知政事虞允文錢端禮以聞特官一子有
忠嘉集行世

論曰高宗播遷復有苗劉之變此何時也鄭毅王庭
秀正色立朝以爭君臣之義顧不躋執仇念愷悌君

子遺澤在民易曰王臣蹇蹇高登有焉婁寅亮請立
太祖後為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而高宗亦慨然
從之君仁而臣直乎宋汝為歸自金國論事切直與
寅亮俱廷秦檜一則誣以罪請一則逃遁以死於乎
恠矣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八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九 宋史四百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魏國公事前書右丞相魏國公領經筵事都總教習等奉

勅修

王信 汪大猷 袁燮 吳柔勝

游仲鴻 李祥 王介 宋德之

楊大全

王信字誠之處州麗水人既冠入太學登紹興三十
年進士第試中教官授建康府學教授丁父憂服除
進所著唐太宗論贊及負薪論孝宗覽之嘉歎不已
特循兩資授太學博士時須次者例徙外添差温州

教授郡饑疫議遣官振救之父老願得信任其事守
不欲以煩信請益力信聞之欣然為行徧至病者家
全活不可勝記差敕令所刪定官法令有不合人情
自相牴牾更得以傳會出入者悉釐正之轉對言敵
情不可測和議不可恃今日要當先為自備之策以
待可乘之機上以為是又論太學正錄掌規矩之官
而員多博士掌訓導之官而員少請以正錄兩員升
為博士從之論除官冗之敝乞精選監司而擇籍
名郡將代半歲乃注人上親以其章授宰臣行權考
功郎官蜀人張公遷初八年免銓至是改秩申

言復令祝之信鈞考其故吏怖服有三蜀士實礙武
吏受賕為地工部尚書趙雄蜀人也以屬信信持弗
聽已而轉吏部闕審成牘撫掌愧歎嗟激不已以聞
于上它日上謂尚書蔡洸曰考功得王信銓曹遂清
遷者私相語指為神明武臣給告不書年齒磨轉蔭
薦肆為姦欺不可控搏為摘最者數事告宰相付之
大理獄事連三衙殿帥王友直銳爭之上審知其非
沮之曰考功所言公事也汝將何為獄具皆伏辜因
請置籍以梏後總授軍器以監仍兼考功郎官丁母
憂吏哀金殺牲禱神願信服闕無再為考功既起知

永州入奏事留為將作少監復考功郎官轉軍器少
監兼右司郎官升員外郎四方有以疑獄來上者信
反復披覽常至夜分升左司員外郎轉對論士大夫
趨向之激居官者逃一時之責而後之有所不恤獻
言者求一時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不計集事者以趨
辨為能而不為根本之慮謀利者以羨餘為事而不
究源流之實持論尚刻薄而寢失祖宗忠厚之意黃
散類煩碎而不明國家寬大之體因循玩習恬不為
怪顛酌古之道當時之宜示好惡於取舍之間使天
下靡然知鄉而無復為目前苟且之徇又論朝廷有

恤民之政而州縣不能行恤民之實近歲不登陛下
軫念元元凡水旱州郡租賦或蠲放或倚閣住催然
倚閣住催之名可以並緣為擾顛明與減放又論豫
備三說收逃亡之卒選忠順之官嚴訓練之職又言
屯田利害上皆納其說兼玉牒所檢討官提領戶部
酒庫久之上諭信曰知朕意否行用卿慮書生不長
於財賦故以命卿果能副朕所委為中書門下檢正
諸房文字遷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假禮部尚書
使于金肄射都亭連中其的金人駭曰尚書得非黑
王相公乎孫耶謂王德用也信得米芾書法金人寶

之歸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在我當備之策有二一
首肯之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會于軫信言休咎之
徵史策不同然五星聚者有之未聞七政共集也分
野在楚願思所以順天而應之因條上七事又言陛
下即位之初經營中原之志甚銳然功之所以未立
者正以所用之人不一其人不一故其論不一其論
不一願豫求至當之論使歸於一鎖闥封駁而右府
所下不關中書或斜封捷出左於公論統領官奴事
內侍坐謫遠州幸蒙赦還而遽復故職潛藩恩舊之
定惟貼官而齒朝士老禁校僥冀節鉞詭計可

之而奉稍恩與正不異閣門多溢額祇候妃嬪進
封而冒指它姓為甥姪既一一塗歸有雉書讀而徐
核其不當者續爭救之上曰事有不可不問者第言
之朕無有不為卿行者於是益抗志不回宦者其昇
既逐遠之矣屬高宗崩用治喪事人莫敢言昇俄提
舉德壽宮信亟執奏舉朝皆悚翰林學士洪邁適入
上語之曰王給事論其昇事甚當朕特白太上皇
聖訓以為今一宮之事異於向時非我老人所能任
小黃門空多類不習事獨昇可任責分吾憂彙今已
歸居室尚不能有言敢蹈故態以是駭疏不欲行卿

見王給事可道此意信聞之乃止信遇事剛果論奏
不避權要繇此人多嫉之信亦力求去提舉崇福宮
詔求言信條十事以獻其目曰法戒輕變令貴必行
寬州郡以養民力脩軍政以待機會郡當分其緩急
縣當別其劇易嚴銅錢之禁廣積聚之備處歸附之
人收逃亡之卒起知湖州信未汝州縣據按剖析敏
如流泉擢集英殿脩撰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免
通官錢十四萬絹七萬匹縣十萬五千兩米二千萬
斛山陰境有狹狝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啓斗門
導停渚注之海築十一埧化滙浸為上腴民繪象以

祠更其名曰王公湖築漁浦隄禁民不舉子買學田
立義冢衆職脩理加煥章閣待制徙知鄂州改池州
初信扶其父喪歸自金陵草履徒行雖疾風甚雨弗
避也由是得寒濕疾及聞孝宗遺詔悲傷過甚疾復
作至是寢劇上章請老以通議大夫致仕有星隕于
其居光如炬不及地數尺而散數日信卒遺訓其子
以忠孝公庶所者有是齋集行世

汪大猷字仲嘉慶元府鄞縣人紹興七年以父恩補
官授衢州江山縣尉晚暢吏事登十五年進士第授
婺州金華縣丞爭財者諭以長幼之禮悅服而退李

椿年行經界法約束嚴甚檄大猷覆視龍遊縣大猷
請不實者得自陳毋遽加罪改建德遷知崑山縣丁
父憂免喪差總領淮西江東錢糧幹官改幹辦行在
諸司糧料院叅知政事或端禮官詢准東辟幹辦公
事充叅議官遷大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戶部右曹
入對言總覈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
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顧謂左右曰疏通詳雅而善
議論有用之才也除禮部員外郎丞相洪适薦兼吏
部侍郎仍遷主管左選莊文太子初建東宮兼太子
左諭德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見成太子嘗出禁

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官僚同賦大猷曰鄭衛
之音近習為倡非講讀官所當預白于太子而止遷
祕書少監修五禮會要金人來賀假吏部尚書為接
伴使尋兼權刑部侍郎又兼崇政殿說書又兼給事
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嘗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
卿等款語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
必論之大猷遂陳耆長崔直隸經總制司並緣法
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厲民為甚又論亭戶未嘗煮
鹽居近場監貸錢射利隱寄田產害及編氓宜取二
等以上充役又論賜田勲戚豪奪相先陵轍州縣惟

當賜金使自求之又論沒入貨產止可行於疆盜賊
吏至於倉庫綱運之負陷者惟當即其業收租以償
既足則給還使復故業轉對言捕酒之害及居官者
不得鑄銅為器上嘉獎曰卿前後所言皆今日可行
之事權刑部侍郎升侍講言有司率用新制棄舊法
輕重舛牾無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時出以售其姦請
明詔編纂書成上進上大悅尚書周執羔韓元吉樞
密劉珙以強盜率不處死無所懲艾右司林栗謂大
祖朝強盜賊滿三貫死無首從不問殺傷景祐增五
貫固從寬今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奏裁黥配何所

懲艾請從舊法賊滿三貫者斬大猷曰此吾職也
具奏曰疆盜烏可恕用舊法而痛懲之固可也天聖
以來益用中典寢失禁姦之意今所議六項法犯者
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財惟再犯者死可謂寬嚴適
中若皆實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為盜盜知必死將其
心於事主矣望稍開其生路乃奏用六項法則死者
十七人用見行法則十四人舊法則百七十人俱死
遂從大猷議借吏部尚書為賀金國正旦使至盱眙
得印榜云疆盜止用舊法罷六項法還朝自劾求去
上聞之復行六項法改權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夜傳

旨學士院出唐沈既濟論選舉事曰今日有此敝可行與否詰曰當面對即奏事與今異敝雖似之言則難行上曰卿言甚明既郊差充鹵簿使以言去授敷文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泉州毗舍邪嘗掠海濱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久之戍兵以真臘大賈為毗舍邪犯境大猷曰毗舍邪面目黑如漆語言不通此豈毗舍邪耶遂遣之故事蕃商與人爭鬪非傷折罪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俗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召泉黃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

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銷銅柰何為其所役卒不與進敷文閣直學士留知泉州踰年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以大暑詞求新禾山洞寇不利自劾降龍圖閣待制落職南康軍居住提舉太平興國宮復龍圖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宮復敷文閣待制升學士沒贈二官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浩深歎美之好周施叙宗族外族為興仁錄率鄉人為義莊二十餘畝以為倡眾皆欣勸所著有適齋存彙備忘訓鑒等書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

槃水其前玩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入太學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羅點屬任振恤燹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為都令都為鄉合鄉為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為荒政首除沿海制屬連丁家艱寧宗即位以太學正召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燹亦以論去自是黨禁興矣父之為浙東帥幕福建常平屬沿海議嘉定初召主宗正簿樞密院編脩

舉江西常平權知隆興召為都官郎官遷封內言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鱗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去而權臣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心急聞劄獎朴直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

字四百八
閣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不
辨矣遷國子司業祕書少監進祭酒祕書監延見諸
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悚然
有得士氣益振兼崇正殿說書除禮部侍郎兼侍讀
時史彌遠主和熒爭益力臺論劾熒罷之以寶文閣
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温州進直學士奉祠以卒熒
初入太學陸九齡為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皆
在學以道義相切磨後見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心
之指乃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
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之曰潔齋先生

後謚正獻子甫自有傳

吳柔勝字勝之宣州人幼聽其父講伊洛書已知有
持敬之學不妄言笑長游郡泮人皆憚其方嚴登淳
熙八年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差嘉
興府學教授將寘之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柔
嘗救荒浙右擅放田租為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
之學不可為師儒官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初主管
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柔勝始以朱熹四書與
諸生誦習講義策問皆以是為先又於生徒中得潘
時舉呂喬年白于長擢為職事使以文行表率於是

士知趨向伊洛之學晦而復明遷太學博士又遷司
農寺丞出知隨州時再議和好九戒開邊隙旁塞之
民事與北界相涉不問法輕重皆殺之郡民梁臯有
馬為北人所盜追之急北人以矢拒臯臯與其徒亦
發二矢北界以為言郡下七人于獄柔勝至立破城
縱之具始末報北界而已收土豪孟宗政扈再興隸帳
下後宗政再興皆為名將築隨州及棗陽城招四方
亡命得千人立軍曰忠勇廩以總所闕額營柵器械
悉備除京西提刑領州如故改湖北運判兼知鄂州
甫至值歲歉即乞糴于湖廣大講荒政十五州被災

之民全活者不可勝計改知太平州除直祕閣主書
亳州明道宮改直華文閣除工部郎中力辭除祕閣
修撰依舊宮觀以卒謚正肅二子淵潛俱登進士各
有傳

游仲鴻字子正果之南充人淳熙二年進士第初調
徙為簿李昌圖總蜀賦辟糴買官竒其才曰吾董餉
積年惟得一士昌圖召入首薦之擢四川制置司幹
辦公事制置使趙汝愚一見即知敬之叙州董蠻犯
捷為境憲特合兵討之仲鴻請行詰其叢端以州負
馬直也乃使人諭蠻曰歸俘則還馬直不然大兵至

矣蠻聽命仲鴻受其降而歸改秩知中江縣總領揚
 輔撤置幕下時關外營田凡萬四千頃畝僅輸七升
 仲鴻建議請以兵之當汰者授之田存赤籍遲以數
 年汰者衆耕者多則橫斂一切之賦可次第以減輔
 然之大將吳挺沮而上趙汝愚移帥閩舉仲鴻自代
 制置使京鏜轉運劉光祖亦交薦于朝紹熙四年赴
 召趙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諫多聞訪以蜀中利病
 汝愚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幹旋者易
 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
 悟而止差幹辦諸司糧料院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

宮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書有伊用宏并言汝
 愚讀之駭立焚之不荅又遺書曰大臣事君之道苟
 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曷不去汝愚又不荅孝宗
 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親
 臨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禫日不決禍
 必起矣汝愚又不荅後三日嘉王即位于重華宮汝
 愚既拜右丞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不用初汝愚
 之定策也知閣韓侂胄頗有勞望節鉞汝愚不與侂
 胄方居中用事恚甚汝愚迹已危方益自嚴重選人
 求見者例不許仲鴻勸以降意容接覲過異論而汝

愚以淮東西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憂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講朱熹以論事去國仲鴻聞之即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監察御史胡紘希佞胃意誣汝愚又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謂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為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鴻也初欲直書

仲鴻名同臺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實之矣附宰相本莫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卒不書其名慶元元年汝愚罷相仲鴻遷軍器監主簿力丐外除知洋州朱熹聞其出曰信蜀士之多竒也越三年起知嘉定府擢利路轉運判官數忤宣撫副使吳曦曦言仲鴻老病朝命易他部未幾曦叛宣撫司幕官薛綬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泣指案上一編書示綬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謂家人曰曦逼吾死即填其日時宣撫大使程松已棄其師遁仲鴻以書勸成都帥楊輔討賊輔不能用至是松至果

仲鴻謂紱曰宣威肯留則吾以積奉二萬緡犒兵護
宣威之成都松不顧而去總賦劉崇之繼至仲鴻遣
其子侶往見以告松者告之崇之復不聽未幾曦誅
叅政李璧奏除利路提點刑獄尋乞休致予祠而歸
遷中奉大夫嘉定八年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隧
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謚曰忠子
侶淳祐五年為右丞相自有傳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為錢塘縣
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叅邏者以巧發為能每
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囚服乃已嘗誣告一武臣

朝政劾于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既而所告無實
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即坐譴自甘憲具
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遂賜憲出
身為諫大夫祥調濠州錄事叅軍安豐守臣冒占民
田訟屢攻而不決監司委祥卒歸之民未幾其人易
守濠以嫌換司理廬州守出改官奏留之不可主管
戶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
院編脩官兼刑部郎官太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朝
蹟八年在外賢才不勝衆願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
舉淮東常平茶鹽淮西運判兩淮鐵錢比不定祥疏

乞官賜錢米銷濫惡者廢定城興國漢陽監更鑄紹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佛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劾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冲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謚忠肅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大略言近者罷拾遺補闕有遠諫之意小人唱為朋黨有厭薄道學之名上嘉其直權居第三人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為國子錄上疏言壽皇親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乎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宮中之禮不報孝宗崩介又力請上過宮執喪累疏言辭激切人歎其忠寧宗即位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為相常積內降

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
以之道選太學博士時韓侂胄居中潛弄威福之柄
猶未肆也而文墨議論之士陰附之以希進於是始
無所憚矣侂胄始疑介前封事誠已且其弟仰胄嘗
以舊識求自通介拒絕之侂胄怨益深添差通判
與府尋知邵武軍會學禁起諫大夫姚愈劾介與袁
燮皆偽學之黨且附會前相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觀
久之差知廣德軍侂胄之隸人蘇師旦忿介不通謁
目為偽黨併及甲寅廷對之語以告侂胄有勸其自
明者介曰吾已矣

公議不敢發以外艱去免喪知饒州未赴召為祕書
郎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
於庭客皆踰階而揖介不顧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榘
劾介資淺立異奉祠除都大坑冶侂胄誅朝廷更化
介召還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改兵部郎官
國子司業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
官除國子祭酒會以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
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
恒暘若之證謂羅日愿為變是下人謀上也修好增
幣而金人猶觖望是夷人亂華也內批數出是左右

干政也諫官無故出省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一僭已足以致天變而况兼有之哉又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蔡秦之覆轍可以為戒接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本朝止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黃裳嘗以為言而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除祕書監陞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宮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書卻而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官僚

曰上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燕權中書少卿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閤職為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中宮意見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托威福於宮禁權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乞歸老不許言本朝循唐入閣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朵殿下何所聞見而脩起居注乎乞依歐陽脩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吏部侍郎許奕以言事去國介奏曰陛下更化三年而

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既去其後蔡幼學鄒
應龍相繼而出今許奕復蹈前轍此五臣者四為給
事一為諫大夫兩年之間盡聽其去或謂此皆宰相
意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
陛下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右文殿修
撰知嘉興府歲餘升集英殿脩撰知襄陽府京西安
撫使徙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
年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汝談請于朝
特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忠簡子桢自有傳
宋德之字正仲其先京兆人隋諫大夫遠謫彭山子

孫散居於蜀遂為蜀州人德之以應舉權慶元二年
外省第一為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
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
變往來相生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編修樞
密院時兵釁有萌會赤眚見太陰犯權星未浹日內
北門鴟尾災延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德之奏離為火
為日為甲冑坎為水為月為盜為隱伏故火失其性
赤氣見憂在甲兵水失其性太陰失度憂在隱伏因
疏七事皆當今至切之患乃曰人火小變不足慮天
象之變臣竊危之他日又曰今敵未動而輕變祖宗

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遺患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基於此矣時吳曦在西陲皇甫斌在襄漢郭倪李爽在兩淮德之預以為慮除太常丞出知閬州會曦變託跌足以避偽事平始赴閬擢本路提點刑獄制帥安丙奏德之傲視君命不俟代者之來徑用觀察使印領事詔降一官改潼川路轉運判官湖南路提刑改湖北召為兵部郎官朝論有疑安丙意丞相史彌遠首以問德之德之對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實不敢以私嫌廢公議忤時相意遂罷安丙深感德之嘗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

正仲不負丙請昏於德之不許論者益稱德之之賢起知眉州監特奏名試得疾而卒德之大父耕性剛介一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廉語德之曰吾昔至臨安府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過浙江而去吾適越求之則入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有爛平山有三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見丹竈置祠其上而歸楊大全字渾甫眉之青神人乾道八年進士調溫江尉攝邑有政聲紹熙三年召除監登聞鼓院五年光宗以疾久不克省重華宮廷臣多論諫者太學生汪

四百一十個字
安仁等二百餘人上書而龔日章等百餘人以投匭
上書為緩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寔明目達
聰之地也今乃使人視為具文吾何顏以尸此職乃
為書以諫力請過宮書上不報大全於是三上疏其
略曰臣之志於憂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以言
而獲罪為耻而以言不聽從為耻自古諫之不效其
大者身膏斧鑕其次亦流竄四裔其小者猶罷免終
身未有若今日不勉於聽從亦不加於黜逐徒餌之
以無所譴何之恩使皆饜富貴甘豢養以消磨其風
節平居皆貪祿懷姦之士則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

人陛下自夏秋以來執政從官之死者皆不信卒之
果然乎不然乎建康趙濟死武興吳挺死今尚不以
為然則事有幾微於朕兆者可諫陛下乎萬一變起
蕭牆禍生肘腋陛下必將以為不信坐受其危亡矣
益滿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也蠻寇成都而更
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聾聵爾今在朝之士瀝
忠以告而陛下不聽是陛下自壅蔽其聰明也今外
間傳聞以為壽皇將幸越幸吳興此愛陛下之深欲
泯其迹也陛下當亟圖所以解壽皇之憂疏入又不
報寧宗即位遷宗正寺主簿慶元元年易太常寺主

薄迂司農寺丞修高宗實錄充檢討官先是韓侂胄
 用事私喜一諫之選為己羽翼且欲得知名士借其望
 以壓群言一時之好進者恨不預此選也會御史虛
 位有力薦大全者屬大全一往見且曰公朝見除日
 夕下矣大全笑謝決不往明日遂丐外時實錄將上
 矣二必推恩大全去不少待於是除知金州至姑蘇
 以病卒

論曰王信有文學通政事汪大猷敦厚老成袁燾學
 有所本吳柔勝游仲鴻名在偽學觀李祥訟趙汝愚
 公論藉是以立王介揚大全直道而行宋德之其知
 兵者歟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九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

宋史四百一

開禧僞言曰傳國書畫相襲國史領事都總務

黎

辛棄疾 何異

劉宰

劉煥

柴中行 李孟傳

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
同學號辛党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
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
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
棄疾為掌書記即勸京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

三百七十四
棄疾間與之遊及在京軍中義端亦聚衆千餘說下
之使隸京義端一夕竊印以逃京大怒欲殺棄疾棄
疾曰苟我三日期不獲就死未晚掃僧必以虛實奔
告金帥急追獲之義端曰我識君真相乃青兕也力
能殺人幸勿殺我棄疾斬其首歸報京益壯之紹興
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見
嘉納之授承務郎天平節度掌書記併以節使印告
召京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
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
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往趨金營安國

與金將酣飲即衆中縛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獻使
行在斬安國於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陰僉判棄疾時
年二十三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對延
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
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為迎合作九議并
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
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遷司
農寺主簿出知滁州州惟兵燼井邑凋殘棄疾寬征
薄賦招流散教民兵議屯田乃剏奠枕樓繁雄館辟
江東安撫司叅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薦

四百八十一
棄疾慷慨有大畧召見遷倉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
平劇盜賴文政有功加祕閣脩撰調京西轉運判官
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遷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
以大理少卿召出為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
州兼湖南安撫盜連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疏
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
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死且不顧至煩
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辦財賦為急吏有殘民害物之
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歛為急吏有殘民害物
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以聚歛害之縣以

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盜賊以剽
奪害之民不為盜去將安之夫民為國本而貪吏迫
使為盜今年勦除明年刻盪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
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無
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為意有違法
貪冒者使諸司各揚其職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
自為文過之地詔獎諭之又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
峒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惟風俗頑悍抑武備空虛
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差出占破畧
無已時軍人則利於優閑窠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

四百一十
以故教閱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姦
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
討捕勝負未決傷威損重為害非細乞依廣東摧鋒
荆南神勁福建左翼例別勅一軍以湖南飛虎為名
止撥屬三牙密院專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
有軍威望風懾服詔委以規畫迺度馬殷營壘故基
起蓋砦柵招步軍二千人馬軍五百人僦人在外戰
馬鐵甲皆備先以緡錢五萬於廣西買馬五百匹詔
廣西安撫司歲帶買三十匹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
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經度費鉅萬計棄疾

善幹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
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月飛虎
營柵成違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
遂釋然時秋霖幾月所司言造瓦不易問須瓦幾何
曰二十萬棄疾曰勿憂令廂官自官舍神祠外應居
民家取溝匭瓦二不二日皆具僚屬歎伏軍成雄鎮
一方為江上諸軍之冠加右文殿脩撰差知隆興府
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始至榜通衢
曰閉糴者配彊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
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逮其

四百九十八
責領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糴於是連播
而至其直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拯助
幕屬不從棄疾曰均為赤子皆王民也即以米舟十
之三予信帝嘉之進一秩以言者落職久之主管冲
佑觀紹熙二年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
加集英殿脩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棄疾為憲時
嘗攝帥每歎曰福州前枕大海為賊之淵上四郡民
頑獷易亂帥臣空竭急緩奈何至是務為鎮靜未期
歲積錢至五十萬緡榜曰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
歲儉則糴于廣今幸連稔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

即糴之候秋賈賤以備安錢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
矣又欲造萬鎧招強壯補軍額嚴訓練則盜賊可以
無虞事未行臺臣王簡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
芥旦夕望端坐閩王殿遂丐祠歸慶元元年落職四
年復主管冲佑觀久之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
四年寧宗召見言鹽法加寶謨閣待制提舉佑神觀
三朝請尋差知鎮江府賜金帶坐繆舉降朝散大夫
提舉冲佑觀差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辭免進
寶文閣待制又進龍圖閣知江陵府令赴行在奏事
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賜對

四子十一个
喪金帶守龍圖閣待制致仕特贈四官棄疾豪爽尚
氣節識拔英俊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嘗跋紹興間詔
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耻使
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
讎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帥長沙時士人或想
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索亞
榜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元
勲忠簡一人胡為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棄
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
也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口為先北方之人養生之

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
病農而兼并之患與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為
大理卿時同僚吳交如死無棺斂棄疾歎曰身為列
卿而貧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既厚賻之復言于執政
詔賜銀絹棄疾嘗同朱熹遊武夷山賦九曲權歌熹
書克己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熹歿偽學禁方
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為文往哭之曰所不
朽者畚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棄疾雅善長短
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紹定六年贈光祿大夫
咸淳間史館校勘謝枋得過棄疾墓旁僧會有疾聲

四百个
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
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德緒初枋得
請于朝加贈少師謚忠敏

何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省
城主簿歷兩任知萍鄉縣丞相周必大叅政留正以
院轄擬異孝宗問有無列薦正等以萍鄉政績對迺
遷國子監主簿遷丞轉對所言帝喜之曰君臣一體
初不在事形迹有所見聞於銀臺司繳奏擢監察御
史異奏與丞相留正舊同官不敢供職御札不許引
嫌遂拜命遷右正言時光宗愆于定省異入疏諫

報約臺官聯名言姦人離間父子當明正典刑語極
峻又不報旬外授湖南轉運判官偶權節事辰蠻侵
擾邵陽異募山丁捕首亂者蒲來矢以衆來降尋為
浙西提點刑獄以太常少卿召改秘書監兼實錄院
檢討官權禮部侍郎太常寺太廟芝草生韓侂胄率
百官觀焉異謂其色白慮生兵妖侂胄不悅又以劄
光祖於異交密言者遂以異在言路不彈丞相留正
及受趙汝愚薦劾罷之乃予祠起知夔州兼本路
安撫異以夔民土狹食少同轉運司糴米椿積立循
環通濟倉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其聲如雷

異曰戌日酉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西北化為天狗蜀其將有兵乎祠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後四年吳曦果叛起知潭州乞開予祠者再嘉定元年召為刑部侍郎五月不雨異上封事言近日號令或從中出而執政不得與聞其事臺諫不得盡行其言陛下閔念饑民藥病殞死避荒僻嶠安得實惠多方稱提不如縮造楮幣阜通商米不如稍寬關市之征明年權工部尚書告老抗章言近臣求去類成虛文中外相觀指為禮數無以為風俗廉耻之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從所乞予祠進寶章

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卒年八十有一異高自標致有詩名所著月湖詩集行世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既冠入鄉校卓然不苟於去就取舍紹熙元年舉進士調江陵尉江陵巫風為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徃徃改業為農歲旱帥守命振荒邑境多所全活有持妖術號真武法穿雲子寶華主者皆禁絕之書其坐右曰毋輕出文引毋輕事蠶楚緣事出郊與吏卒同蔬食水飲去官惟篋藏主簿趙師秀酬倡詩而已調真州司法詔仕者非偽學不讀周惇頤程頤等書才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

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授泰興令有殺人
獄具謂禱于叢祠以殺一人刃忽三躍乃殺三人是
神實教我也為請之州毀其廟斬首以徇鄰邑有租
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連姻因喪會竊券而逃它日
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鬻久矣子累年訟于官無券
可質官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愬于宰宰曰牛失十
載安得一旦復之廼召二旬者勞而語之故託以它
事繫獄鞠之旬者自詭盜牛以賣遣詣其所驗視租
戶曰吾牛因某氏所租旬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
持以來盜券者憮然為歸牛與租富室亡金釵惟二

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為寃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
者詰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日視之一
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即訊之果伏其罪有姑愬婦
不養者二召二婦并姑置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
徐伺之一婦每以已饌饋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
是累日遂得其情父喪免
啓鄧友龍薛叔似極言輕挑兵端為國深害迄如其
言為浙東倉司幹官職事修舉亟引去默觀時變頓
不樂仕尋告歸監南岳廟江淮制置使黃度辟之入
幕宰辭曰君命召不往今矧可出耶嘉定四年堂審

召命且再下不至時相亦屢諷執政從官貽書挽宰
宰峻辭以絕俄題考功曆示決不復仕理宗初即位
以為籍田令屢辭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又辭乞致仕
乃以直秘閣主管仙都觀拜改秩予祠之命辭秘閣
不允端平元年升直寶謨閣祠如故且盡還磨勘歲
月未幾遷太常丞郡守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道
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譽望收召略盡所不能致者
宰與崔與之耳帝側席以問侍御史王遂且俾宣撫
遷將作少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不拜進直
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帝猶冀宰一來也召奏事訖不

為起尋卒鄉人罷市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人人如
哭其私親宰剛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鄉邦其烈實
多置義倉創義役三為粥以與饑者自冬徂夏日食
凡萬餘人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須靡謁不獲其無
田可耕其無廬可居其之子女長矣而未婚嫁皆汲
及經理如已實任其責橋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
捐貲先倡而程其事宰生理素薄見義必為既竭
其力藉質貸以繼之無倦若定折麥錢額更縣斗斛
如制毀淫祠八十四所凡可以白于有司利於鄉人
者無不為也宰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

四百八十一
不讀既竭日力猶坐以待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為
貴有漫塘文集語錄行世

劉燭字晦伯建陽人與弟韜仲受學于朱熹呂祖謙
乾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陰主簿燭正版籍吏不容姦
調饒州錄事通判黃奕將以事汙燭而已自以贓抵
罪去都大坑冶耿某閔遺骸暴露議用浮屠法葬之
水火燭貽書曰使死者有知禍亦慘矣請擇高阜為
叢冢以葬調連城令罷添給錢及綱運例錢免上供
銀錢及綱本二稅甲葉鈔監軍期米等錢大脩學校
行經界改知閩縣治以清明庭無滯訟興利去害

知無不為差通判潭州才上丁父憂偽學禁興燭
熹武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為終老
隱居之計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大
脩學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罷兩縣無名租錢糾集武
勇民兵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
陛下憂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修省必開言路以廣
忠益必振公道以進人才必飭邊備以防敵患提舉
廣東常平令守臣歲以一半易薪春末支及冬復償
存其半以備緩急逋欠亭戶錢十萬轉運司五萬燭
以公使公用二庫贏錢補之奏義倉之敝客丁錢之

四三十一
宋史卷之九十二
王英州
敕小官奉給之敕舉留守令之敕吏商之敕召入奏
事首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
公道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帝嘉獎
遷尚左郎官請節內外冗費以收褚幣轉對言願於
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
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
修明軍政遷浙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
反有殺人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燭竟獲之遷國子
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
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

心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
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
以來權倖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
學者無所依鄉義利不明趨向汚下人欲橫流廉耻
日喪追惟前日禁絕道學之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
既仕之後職業修名節立不可得也乞罷偽學之詔
息邪說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
太學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
詔長吏監司禁戢強暴撫柔善良務儲積備凶荒禁
科歛以紓民力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接

伴金使于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為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鬪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毋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為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為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為一團里為一隊建其長立其副平石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論貢與

敝兼權兵部侍郎改兼權刑部侍郎封建陽縣開國男賜食邑權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眾輒指以為異爚奏願明詔大臣崇獎忠讜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具僚乞擇州縣獄官冬雷上恐懼爚奏遴選監司以考察貪吏為先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實上變而通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又請擇沿邊諸將兼工部侍郎奏乞使沿邊之民各自什伍教閱于鄉有急則相救援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然寓於田里之間此非

四百五十一
止一時之利也請城沿邊州郡罷遣賀正使試刑部
侍郎兼職依舊賜對衣金帶辭不允兩請致仕不允
奏絕金人歲幣建制置司於歷陽以援兩淮夏旱應
詔上封事曰言語方壅而導之使言人心方鬱而疏
之使通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指陳政
事之闕失明言朝廷之是非或者以為好名要譽而
陛下聽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實陛下棄之而不恤
矣甘言之疾華言之腴陛下受之而不覺矣乞罷瑞
慶聖節謝絕金使進封子山尉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
馬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少師每講讀至經史所陳
講堂故事雲莊外橐

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敷陳之進讀詩之說詹
事戴溪讀之為之吐舌卒贈光祿大夫官其後賜謚
文簡所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
推官權臣韓侂胄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
非偽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
為偽不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母喪免廣西轉運司
辟為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中正色曰身
為大帥而稱人為恩主恩相心竊耻之毋汙我攝昭

州郡事蠲丁錢減苗斛賑饑羸轉運司委中行代行
 部由桂林屬邑歷柳象賓入邕管問民疾苦先行而
 後聞捐鹽息以惠遠民嘉定初差主管尚書吏部架
 閣文字遷太學正升博士轉對首論主威奪而國勢
 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之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
 之氣末論權臣用事包苴成風今舊習猶在宜舉行
 先朝痛繩賊吏之法謂太學風化首童子科覆試胃
 子舍選有挾勢者中行力言于長守法無秋毫私遷
 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嚴保伍精閱習增
 關屯田城濠營砦器械糧百爾具備治行為淮右

最又條畫極邊次邊緩急事宜上之朝廷大槩謂
 兵宜如蛇勢首尾相應草寇合兵大入則鄰道援之
 分兵輕襲則鄰郡援之援兵既多雖危不敗又言淮
 襄土豪丁壯往者用兵傾貲効力者朝廷吝賞失信
 宜亟加收拾亦可激昂得其死力遷西京轉運使兼
 提點刑獄中行謂襄陽乃自古必爭之地備禦尤宜
 周密時任邊寄者政令煩苛日夜與民爭利中行諷
 之不聽天方旱盡捐酒稅斥征官黠務吏甘澍隨至
 官取鹽鈔贏過重課日增入中日寡鈔日壅中行揭
 示通衢錢不增商賈大集改直秘閣知襄陽兼京

宋史四百

甘真寫

西帥仍領漕事江陵戎司移屯襄州兵政久弛中行
白子朝老覈軍實舊額二萬二千人存者纔半亟招
補虛籍自是朝廷以節制之權歸帥司重劾李珣不
法以懲貪守明扈再興有功以爲宿將上聞朝廷下
閔制閩遷江東轉運司判官旋改湖南提點刑獄豪
家習殺人或收養亡命橫行江湖一繩以法華亭令
貪虐法從交疏薦之中行笑曰此欲斷吾按章也卒
發其辜入爲吏部郎官以立志啓迪君心言好進好
同好欺士大夫風俗三敝選曹法大壞吏緣爲姦
行遇事持正不爲勢屈由是益然平允擢宗正少

上疏謂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治
降權姦今者顧乃垂拱仰成安於無爲夫剛德實人
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覆轍在前良可鑒也
又曰朝廷用人外示涵洪而陰掩其迹內用牢籠而
微見其機觀聽雖美實無以大服天下之心曩者更
化元氣復挽回矣比年欲求安靜頗厭人言於是臣
下納說非觀望則希合非回緩則畏避而面折廷諍
之風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燕國史編修實
錄檢討孟春大雨震電雷電交作邊烽告急至失地
喪師淮甸震洶中行亟奏內外二失朝廷十憂大要

言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久不即報脫有闕誤各當誰執調祕書監崇政殿說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為偽學者欲加遠竄杜絕言語使忠義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再沮壞如此耶又謂欲結人心莫若去貪吏欲去貪吏莫若清朝廷大臣法則小臣廉在高位者以身率下則州縣小吏何恃而敢為又論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大略謂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故其人必出人主之親擢

權不下移今或私謁或請見或數月之前先定或舉朝之人不識附會者進事為妾婦之道則天下國家之利害安危非惟己不敢言亦且併絕人言矣大臣為附會之說所誤邊境之臣實遁者掩以為誣真怯者譽以為勇金帛滿前是非交亂以欺廟堂以欺陛下願明詔大臣絕私意布公道進秘閣修撰知贛州治盜有方境內清肅白祠得請以言罷理宗即位以右文殿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賜金帶卒所著有易繫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

李孟傳字文授資政殿學士光季子也光謫嶺海孟

傳才六歲奉母居鄉刻志于學賀允中徐度皆奇之而曾幾妻以其孫龍大淵黜為浙東總管知孟傳為名門子解后必就語孟傳正色辭之幹辦江東提刑司易浙東常平司母喪免調江山縣丞棄去監南岳廟行在編估局未上改楚州司戶叅軍單車赴官公退閉戶讀易郡守部使者不敢待以屬吏徐積墓在境內蕪沒既久加葺之修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知象山縣守薦為邑最從官多合薦之主管官告院與同列上封事請詣北宮又移書宰相遷將作監主簿丞相趙汝愚初當國適大

視江池鄂三

大軍所屯積粟道除太府丞既復命汝愚去國議論起而孟傳奉使無失指面對言比以使事往返四千里所過民生困窮衣食不贍國之安危以民為本今根本既虛形勢俱見保邦之慮宜勤聖念時韓侂胄連逐留正及汝愚太府簿吳璠與侂胄有連姻因言臺諫將論朱熹孟傳奮然曰如此則士大夫爭之鼎鑊且不避兼考功郎復因對言國家長育人才猶天地之於植物滋液滲漉待其既成而後足以供大厦之用今士大夫皆有苟進之心治功未優功能尚薄而意以馳騫於臺閣不稍有以扶持正飭之其故將

甚又言武舉及軍士比試專取其力臨敵難以必勝
唐世取人由步射弓弩以至馬射各以其中之多寡
為等級宜采取行之韓侂胄與孟傳故嘗致侂胄意
孟傳謝曰行年六十去意已決侂胄慙而退請外知
江州獄訟止息侂胄不悅勾歸復知處州遷廣西提
點刑獄改江東提舉常平移福建詔入對首論用人
宜先氣節後才能益招徠忠謹以扶正論故人有在
政府者折簡問勞動甚孟傳逆知其意即謝曰孤蹤
久不造朝獲一望清光而去幸矣對畢即出關至閩
大饑發廩勸分民無流孽侂胄誅就遷提點刑獄後

江東又辭丞相史彌遠其親故也人謂進用其時
卒歸使節角巾還第再奉祠以倉部郎召又辭遷浙
東提點刑獄未數月中前請章再上加直祕閣移江
東不赴主管明道宮進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四
常誠其子孫曰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
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有磐溪集宏詞類彙左氏說續
史雜志記善記異等書行世

論曰古之君子出處不齊同歸于是而已辛棄疾知
夫義而歸宋何異篤實君子而切諫光宗朝重葺宮
柴中行寧不校臨川之試終不肯自言非程頤偽學

二百五十八
劉燭表章朱熹四書以備勸講衛道之功莫大焉李
孟傳所立不愧其父至於劉宰飄然遠引屢徵不起
所謂鴻飛冥冥者耶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

